

中央民族大學

央金

刘 克

1982

央 金

刘 克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1962 • 北 京

FW16/ok

央 金

刘 克著

*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北 京 旗 坛 寺 一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4号

解 放 军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马 尾 沟 九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6 $\frac{1}{4}$ 字数115,000字

1962年12月第一版

196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000 定价(3)0.50元

內 容 提 要

《央金》是刘克同志的短篇小说集，共十篇，反映了藏族人民在西藏反动上层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和平定西藏反动势力叛乱后的愉快生活。这本小说集，通过各个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反动统治者的罪恶，描写了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厚情谊；还写出了西藏人民在消灭了叛匪、做了主人之后的幸福生活和他们的崇高品质。

作品的文字清新，感情真切，故事生动，并塑造出象央金、巴莎、苍姆决、丫丫、齐美、古茜等朴实、美丽、勇敢的西藏妇女的动人形象，读后给人以深刻的艺术感染。

封面設計：王純厚

目 次

央金·····	1
曲嘎波人·····	10
嘎拉渡口·····	19
古茜和德茜·····	37
巴莎·····	49
古堡上的烽烟·····	69
丫丫·····	126
山南平叛札記·····	145
鐵匠和他的女兒·····	159
看門人·····	176

央 金

凡是認識央金的人，都說她是个又笨又丑的姑娘。這說法倒也有根據，因為她那扁圓的臉上总是帶有幾分呆滯，仿佛從來不曾有過什麼歡樂，也從來不曾有過什麼悲傷。不過，這也並不是絕對的，你如果仔細注視她的眼睛，那麼在那又黑又深的地方，便會發現有一種壓抑和孤独的神色。

人們很少注意她，而她也很少注意周圍有些什麼樣的人，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一天到晚只是起早摸黑靜悄悄地干活。她的活路干得很認真，很仔細，总是小心翼翼地生怕出了什麼差錯；可她越是這樣，却越是經常出亂子。多倫老爺為這曾不止一次地皺起眉頭，甚至鞭打她。但在所有的農奴中，有誰能比得了央金那樣忠實而善良呢！她从不偷懶，一年到頭无所抱怨、无所希求地默默勞累着。

莊子里，除了母親，她再沒有其他的親人和朋友。聽她母親說，她們是從外地逃來的，那時她還小。在這以前，父親已經離開了家，那是由於日子太苦了：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睜着布滿紅絲的眼睛說要到印度去，等發了財就回來接她們。就這樣，他搖搖晃晃地走了。一年又一年，每天傍晚，年輕的母親总是抱着央金爬上高高的屋頂，遙望着塵土

飄浮的路途，等待而又等待，可是，央金的父親再也沒有回來。听人說，他死在什麼遙遠的路上了。隨着瘟疫席卷了大片的土地，于是在一個大雪鋪滿草原的早晨，小央金便隨着滿面泪痕的母親開始到處流浪了。她們來到了這個莊子，因為災荒過後這裡正缺人手，她們便安定下來了。

莊子裏的孩子們經常欺侮小央金，老爺罵她是賤人，因此在她孤獨的童年中，沒有留下任何值得回憶的事。如今，母親已經變成了瞎老太婆，終日坐在地上以瘦弱顫抖的手替主人搖酥油，而央金卻已經長大了。她繼承了母親的青春。

央金雖然不會跳舞，也不會唱歌，可是每逢節日，當人們都穿着最好的衣裳在草地上聚會的時候，她也要稍微打扮一下：把常年裸露的手臂洗一洗，把身上唯一的一件黑色破氈毯^①打一打，然後再弄一朵小野花插在頭髮上。其實，她並不去參加聚會，而是悄悄地躲在一邊，從樹林里向外張望。只有這時候，她才微微地抿着嘴笑了，仿佛這就是她最大的樂趣。

好象，就是今年夏天吧，當她頭上又插上野花時，一只粗糙的大手輕輕地按到了她的肩膀上。

“去跳跳舞吧，央金，你太苦了！”

她回過頭來，一個胸脯寬闊的小伙子，以誠實而明朗的眼睛凝視着她。猛然間，她的呼吸急促了，心撲通撲通地

① 作被子用，羊毛織品。

狂跳，胆怯而恐惧地惊叫了一声，随着回轉身就跑。

半夜，她縮在一个牆角里，把头抵着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那句話：“去跳跳舞吧，央金，你太苦了！”有生以来，除了母亲，她第一次听見别人这样尊重而关切的声音。多么陌生而又实在哪！她顫栗地哭了。

在这以后不久，每当晚上厨房里弥漫着烟霧，羊皮風箱呼哧呼哧拉响的时候，那个小伙子便来同她坐在一起。他們在一盞微弱地搖曳着的小酥油灯下，共同抓着粗糲粑，喝着帶有苦味的青稞酒。平时，除了干正活，一有空他便来帮她背水、割草、打扫牲口圈以及干各种活路。

小伙子名叫扎西頓珠，是个木匠，是多倫老爷雇来修新房子的。他为人老实、善良，不酗酒，也不賭博。他到过很多地方，經常給央金有声有色地講述各种新鮮而有趣的事情，同时唱很悲伤的歌，有好几次央金都被他唱哭了。她喜欢听他宏亮有力的声音，喜欢看他匀称起伏的寬胸脯。每当他說話时，她总是探着头，抿着嘴，又黑又深的眼睛是那样地恬靜而溫柔，面孔新鮮而紅潤。我們的央金这会儿变得异常地漂亮了！

这个年輕人使她知道了厨房以外的很多事，使她对未来有了模糊的向往和憧憬。

不久，多倫老爷的新房子修好了，扎西頓珠也要走了。临走时，他帶着央金一同去見主人，請求讓她跟他一起走，如果必要的話，他願意以全部工資作为抵偿。可是，主人一股勁地搖頭：

“唉唉，你才有几个工錢呀？”

再三恳求都得不到允許时，扎西頓珠臉色灰白地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按着身上的刀柄。央金吓得直抖擻，不敢相信他要做什么，随着連拉帶扯地把他拖了出来。

“央金啦，我們逃走吧！”晚上，他对她說。

“不，不不，快別这样說……”对于逃走，她从来連想都沒有想过。

“逃，逃得远远的。这里太苦了。”

“別的地方就不苦么？扎西啦，別的地方就不苦么？”她惶恐地問。

“我，我不知道。但是，还是要逃！”

“老爷会把我抓回来的，他会，他一定会……”

“抓回来再逃！”小伙子倔强地說。

可是央金不敢，老爷終究是老爷呀，沒有老爷，这个世道还成什么世道呢？沒有老爷，怎么能活下去呢？逃，能逃到哪里去呢？扎西頓珠低下了头，他什么也沒說，只是异常恼怒地用刀砍断了一棵小树。

过了几天，扎西頓珠去赶了一趟市集回来后，給她带来一双牛皮靴子，凄然地笑着說：“央金啦，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双靴子呢？”說着又塞給她五塊錢，告訴她，他要走了。他一定要为自己在什么地方弄一間房子，弄很多錢，約定第二年或者第三个春天回来接她。从来不喝烈性酒的扎西頓珠，这晚上也喝了很多酒，然后搖搖晃晃地走了。

第二年春天，母亲死了，但央金却为扎西頓珠生了个女

兒。她抱着她爬上高高的屋頂，遙望着塵土飄浮的路途，等待而又等待，可是，他却始終沒有回來。

第三年春天，他仍舊沒有回來！

人們也以同樣的、好象是必然的傳說告訴她：他死在什麼遙遠的路上了。

她噙着眼淚，陷在悲哀和悵惘中，心，被撕裂了。一切與當年的母親都好象沒有兩樣。可是，不，她沒有讓眼淚流出來。她頑強而執拗地相信，他沒有死，他一定會回來接他的央金和女兒的。難道象那樣善良和健壯的人也會死嗎？

莊子裡經常有過路的流浪漢和趕騾幫的人，她一次又一次反復而嘮叨地跑去問他們，可曾在什麼地方見到這麼一個年輕人？但回答她的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耐煩地吐口唾沫，或者善意地勸慰道：“唉，多半是死了，還等他做什麼呢？”一天，她在人群中問了一個背馱子的老头子，她忘記在這以前已經問過他三次了。老头子搖了搖頭，嘆息了一聲，但隨著眨巴着火紅的眼睛以快樂的聲音道：“啊啊，叫扎西頓珠，對了，是一個長得又粗又壯的吧，結實得象條牦牛！”央金一下呆住了，半天，她才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顫抖地哭起來：“天哪，你見他了？你見他了？”隨着便跪倒在泥地裡，雙手緊緊地抱住了老头子的膝蓋。

“是的，見他啦，他活着。他說，他這趟差支得很遠……”

這時，身邊一個年輕人哈哈大笑道：“老傢伙，你胡扯什麼喲！”老头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着又轉向央金重復着說：“他活着，活着哩。不久就要回來了！”

于是，从这天起，央金便又把一朵小野花插在頭髮上，把新靴子从一層又一層的干草里拿出来穿上了。是的，扎西頓珠說得对，我为什么不应该有双靴子呢？主人以莫名其妙的惊异的眼光看着她的打扮：

“唉唉，央金！你怎么啦，打算嫁人了嗎？”

她紅着臉，忸怩地笑了。几年以来，她又黑又深的眼睛重又出現了那种恬靜和溫柔。

可是，过了一月又一月，靴子都已經穿破了，而扎西頓珠还是沒有回来！

从这时起，央金变了，不象以前那样能干活了！她經常丢三忘四，打坏东西，青稞在鍋里炒糊了，牛乳挤不干淨，甚至割着草也会把镰刀丢了。关于这些，再重的鞭子也不能对她有任何改变，多倫老爷深深地嘆了口气，对她說：

“央金，嫁人吧，去嫁給油房的旺堆吧。”

就这样，她嫁給了旺堆。

临离开厨房时，她仍旧是裸着双臂，赤着双脚，穿着那件一年穿到头的黑色破氍毹，所不同的，只是身上多了扎西頓珠塞給她的那五塊錢，另外，手里牵着一个名字也叫央金的小姑娘。

小油房，是在多倫老爷高大楼房的边上。每天天不亮，便从那里傳出一陣清脆的小鈴当声响，这說明她和他已經爬在木架子上干活了。小鈴当是釘在舂菜籽的木头上，它是聪明的主人想出来用以监督干活的标帜，只要鈴当一停下，便說明干活者偷懶了。旺堆和央金都很能干，小鈴当差

不多終日都在不停地响着，因此也很少听到老爷的吼声。

疲倦的日子緩慢地流动着，就象黑色的油餅流出一股細小的黑色油液一样，它是在一根粗木棒加一塊大石头压榨下流出来的。

旺堆沒有寬闊的胸脯，也沒有明朗的眼睛，他喝醉酒后时常毆打央金以及她的小央金；不过平时倒也很好，只知道默默无言地劳累着。他經常向央金念叨的是：再过两年，老爷就要給他一如克又八魯古^①的点索地^②了；再过两年，老爷就要給他地了。她木然地探头听着，听着，既不厭恶也不高兴。丈夫既然这么說，想来确是應該有点地，为什么不应该有点地呢！久而久之，她也燃起了对土地的向往和憧憬。

过了两年，旺堆到老爷那里去了。可是老爷对他說：“唉唉，再等两年吧，油房的活路不也很好么！”

“是，是很好！”他胆怯而畏縮地退了出来。回到低矮的小屋后，他疯狂地喝了很多酒，随着便揪起央金狠命地踢打。她既不哭喊，也不反抗，更不求饒，任他打着。晚上，她緩慢地站起来，捂着散乱的头髮平靜地对丈夫說道：

“走吧，旺堆啦，我們走得远远的！扎西頓珠說对了，應該走！为什么不应该走呢！”

“逃走？”他吃惊地看着她，猛然間惶恐而迷惑了。停了

① 如克、魯古，藏語，衡量土地的标准單位。一如克又八魯古，約合市亩二亩。

② 一种工資地，實是地主压榨农奴的一种手段。

許久，他才尖聲叫道：“你胡說，胡說！再過兩年，老爺一定會給我們地的！”

央金再沒有說什麼。但過了幾天，在一個漆黑的夜里，她突然牽來了兩匹馬，馬是多倫老爺的。她把小央金抱上馬，然後提着一皮袋糴粑，走到旺堆面前，祈求地小聲道：

“走吧，旺堆啦！”

他惊恐地跳起來，迎面就是一拳，央金踉蹌地跌倒了。但不一會兒，她臉上帶着冷靜而執拗的神色，又顫栗地重新走到了他的面前。旺堆猶豫地深深嘆了口氣。

第二天早晨，小油房象死一般的寂靜，那清脆的鈴當聲再也沒有了。很快地，多倫老爺狂馳的馬蹄聲響了起來……

第三天早晨，旺堆在一個光禿的土坡上忽然聽見了後面憤怒的喊叫。他猶疑地勒住了馬，隨着，老爺的鞭子便在他身上呼嘯起來——一下，兩下，三下，當老爺第四次把鞭子揚過頭頂時，啪的一聲，老爺的面頰上挨了一記响亮的鞭打。在他面前立着的，是一個又髒又瘦的女人，扁圓的臉上呆滯而又死板，可是在那又黑又深的眼睛里，卻閃動着一種可怕的仇恨的火焰。

多倫老爺捂着火辣辣的面頰，恐怖地抖擻了一下，剎那間他弄不清在他面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緊接着便聲嘶力竭地吼叫道：

“抓起來！”

回來後不久，並沒有等到兩年，旺堆果然有了一如克又八魯古的地。可是央金，卻再也沒有人看見她了。

一年，兩年，又是第三天的春天，人們的談話中開始出現了金珠瑪米^①這樣的新名詞。不久，莊子里也就真的來了金珠瑪米。一天，在塵土飄浮的大路上馳來了一個金珠瑪米的本部^②。他有着寬闊的胸脯，明朗的眼睛。他來到莊子里第一句話便是：

“央金在哪里？”

小央金跑出來看時，他已經走遠了。

一年，兩年，又是第三年的春天，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里，一個名叫央金的年輕姑娘以五塊銀元交了第一次黨費，這便是十幾年前她母親遺留給她的唯一的遺產。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於北京

① 指人民解放軍。原意是打開鎖鏈的兵。

② 官長。

曲 嘎 波 人

終于，解放軍来到了我們庄子。

一提起村庄，你們一定就会想到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吧，可是我們这个庄子，却連一点庄稼也沒有，只有一条湍急的小河，河水又清又亮。除了小河，迎面便是峻峭的山岭，使得天空只剩下一条縫。山上黑压压的長滿了原始森林，有冷杉、紅豆杉、云杉，以及挺得高高的、美丽而又清秀的喜馬拉雅松。

我們庄子也有一个名字，叫曲嘎波。曲嘎波人世世代代都是不拿鑿刀和鋤头的，而是靠赶騾帮为生。这里差不多家家都有騾子，貧富的區別，也是看騾子多少来定。就是一般穷戶人家也有一两匹。可是丹增家里，却連半匹也沒有，只有一只乳羊。这使得小丹增很伤心，爷爷也很伤心。爷爷經常摸着小孙子的头嘆息地說：“唉，丹增啊，老天保佑，保佑我們有一匹騾子吧！”說了之后就拚命“噯嗎呢吽嘛哄”地念經。

丹增很瘦弱，家里再沒有其他的人。听爷爷說，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阿爸和阿媽，可是，或許由于生活太苦吧，阿爸在一次喝醉酒后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沒有回来；不久，

阿媽在一次背馱子中摔到崖底下，死了。於是家里就只剩下了爷爷和丹增。一想起阿爸和阿媽，爷孙俩就抱着痛哭，眼睛都哭紅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命啦！

爷爷很想帮曲嘎波有錢人家赶騾帮，但没有一家願意雇他，听說是因为年紀太大，同时又不是曲嘎波人。我們庄子对外来人是有点歧視的，过去有不少流浪汉到这里都被撵走了。或許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从小，曲嘎波的孩子們便經常无缘无故地毆打丹增，罵他是“野种”。丹增回来問爷爷，爷爷总是沉默不語，或者带着顫抖的声音說：“不啊，我們，我們是曲嘎波人！”爷爷說的話总是真的，因此丹增也就安心了。后来，孩子們再打他时，他就攥着小拳头理直气壯地嚷道：“我是曲嘎波人，是曲嘎波人！”即使衣服被扯破了，嘴唇被打出了血，他也要这么說，从来都沒有哭过。

过了两年，丹增稍許懂事了，人們說的話他也能听懂了。原来，他爷爷真不是曲嘎波人！有人說他是一个溪卡^①里逃跑的农奴，又有人說他是流浪的小鉄匠，到底怎么样，爷爷沒很好的說。一天，丹增实在急了，抱着爷爷的膝盖搖着說：

“爷爷，你說，你說呀。我們不是曲嘎波人、不是曲嘎波人嗎？”

爷爷象被針刺进了心里，滿是塵土的胡須顫栗着，随着轉过身去，昏暗的眼睛里滚下了大顆大顆的泪珠，丹增也哭

① 西藏地主的庄园。

了。多么伤心的事啊！人們都說，逃跑的农奴是最坏的人；而鉄匠的骨头是黑色的，也是最下賤的人。难道爷爷是最坏、最下賤的人？他，丹增，是最坏、最下賤的人？

人家都不要爷爷赶騾帮，爷爷好不容易才掙得了用自己的两肩給商人背馱子的活計。从印度噶倫堡至西藏帕里的山道上，背馱子的人是不少的：有錫金人、不丹人，也有尼泊尔人。在商人的眼光中，背馱子的只不过是会說話的騾子罢了。除了冬天大雪封山，不管是刮風或下雨都得背。因为人多馱子少，在搶馱子中，有时还动刀砍杀哩！謝天謝地，老实的爷爷沒有碰上这种事。可是背馱子的工錢也太少啦，一点工錢仅够爷孙俩买碗粗糲粑和一碗象水似的青稞酒。为了多得一点工錢，爷爷每次总是背得又重又多，每天走的路又远又長，而糲粑还舍不得吃，酒也舍不得喝，因为爷爷心里深藏着一个幻想，那就是要攢錢买一匹騾子。久而久之，丹增看出了爷爷的心事，于是他便尽量少吃飯，实在餓得沒有办法了，就上山找野果子吃；他并且要去帮爷爷背馱子。爷爷惨笑了笑，說他骨头嫩，等長大再說吧。

一天，爷爷疲憊不堪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就昏倒了。丹增看見爷爷醒来后，才哭着說：

“爷爷，我們走吧，走吧，走开这倒霉的曲嘎波！”

“唉，孩子呀，能走到哪里去呢？”爷爷低声說，“別处有老爷的鞭子，鞭子，”說到这里，他渾身抖动了一下。随着抬起头来，“丹增啊，你說，你說爷爷能买起騾子么？……”

“能。一定能买起！要买一匹、两匹、三匹……”